

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木庚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有則璞也用有則璞之離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鑄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為人所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况賢者乎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况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木不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勲貴之盛國史家謀詳焉曾大父布古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温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施滿

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馬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衙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如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耳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



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如輩儻復恣  
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聞一策論老生日世  
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  
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况  
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  
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  
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  
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  
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  
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

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  
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  
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此從而公為之長破羅山  
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  
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  
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  
乎復取劉頴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疆  
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  
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  
伎給使令玄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



即日授中官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

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  
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  
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  
南山與都統與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  
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  
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  
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

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真祐  
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  
及新樂爲上言妃右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  
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  
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  
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  
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  
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奔陵廟正陛下坐新嘗膳  
之日柰何以球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  
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為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  
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戔歸省  
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  
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  
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  
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架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  
輦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倭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  
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  
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

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  
西師雖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  
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  
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  
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  
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彊梗之餘當以  
漸柔服急則生變各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  
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  
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  
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閔輔被兵



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墜之後乞以農隙爲  
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  
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  
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  
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  
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  
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  
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  
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見汚爲趙  
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况名馬

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  
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  
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  
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  
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  
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  
治其事衆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  
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  
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  
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



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床笫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殞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河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撫陽監酒次仲坦閬鄉令次彭孫聘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

偉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祈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其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始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然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文子爲



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閻况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  
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  
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  
白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極北歸卜葬於  
輝州蘇門比之某原在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  
之狀涕四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  
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伴右之惟公故大家  
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累鉅万僅  
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綦潔可取諸左右而足  
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六父國俗有

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畜  
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  
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古文海內嚮化  
家存篋金之謗士有橋門之譽以至於以衛士而治  
儒術者唯公一人是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  
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  
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  
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  
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  
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



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間氣維維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无落流脂膏共死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夫冠如箕鉅儒宗士徽也周唐定命不同乃如之人考祿不計庸我銘

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歿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粹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  
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  
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  
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  
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死取於  
海鷗之伏劍滌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  
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死終  
食之間遠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  
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  
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冒里吉

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君臨洮之  
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  
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  
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  
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權喜讚嘆爲作福田  
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貫爲平民賜錢幣縱  
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  
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



堡玄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  
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  
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  
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  
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  
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

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  
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  
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  
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

君百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  
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  
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  
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  
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  
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  
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  
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  
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  
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



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  
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卧而不能拔也出騎兵  
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  
夕臨者三日塋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  
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三達  
次鐸刺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  
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  
女第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  
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

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  
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  
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履管道之矣蓋君  
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  
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  
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  
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  
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  
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  
莫畜者才賦君則多沉潜而剛悃幅而無華魯  
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  
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  
彊借妾婦而媿姻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  
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  
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大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蹇二故禦侮中  
即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

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  
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  
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  
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  
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  
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  
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  
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  
多而猥用下臣槩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  
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



於國姓爲踈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  
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  
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彛  
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  
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後凡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  
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群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  
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  
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  
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大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  
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大夫人以鹿角軍

而兄弟其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  
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  
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  
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  
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  
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  
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  
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



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聞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卽量答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

兵間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卽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開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咎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



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  
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  
年比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  
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  
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  
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  
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  
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羗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  
驚駭狼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

預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駘羊豕而逐狐兔  
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  
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日五遷爲平即  
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  
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  
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  
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  
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  
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



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  
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趨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  
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剽劫之事今日得生  
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  
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  
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  
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  
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  
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  
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

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  
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口我忠  
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  
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  
之斫其脛不為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詰  
口吻至兩耳噴血而呼死至不絕北人義之有以  
馬酒酌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  
年四十一銘七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倬直之日凡歷監當久及謀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推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

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教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賞利不得闕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監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



及菴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  
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  
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  
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嘗受  
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  
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  
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持旱已人公牛車  
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販貸之公出俸  
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

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  
定戶籍異時郡縣遺檢名爲聚訟豪民借吏囊橐  
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徃徃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  
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  
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  
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  
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莖荒穢之地河壩腴  
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  
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



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善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既不能給因閘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

藏非善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既不能給因閘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



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  
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  
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  
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  
公事狀來請某言刘内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  
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  
於塘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  
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  
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  
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繫汙百藝  
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  
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  
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  
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  
内刺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  
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侗  
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入後年十八



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  
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  
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  
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臬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  
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  
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  
幼數萬人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  
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  
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  
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  
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  
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  
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  
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  
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  
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  
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  
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



請銘故畧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  
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賁志一棺埋辭九淵千  
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攘蓬之賢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  
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神房山  
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  
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  
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  
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

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



部譯語無不閉習稍得供奉 上前公資稟聰悟  
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 聖意未幾擢之  
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  
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  
旨聞 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  
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迷思于  
普花兒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  
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 上試公已  
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  
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

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  
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玉印金虎符  
公上奏臣有舌在不頓符節意以爲 聖訓諄復  
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  
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 行宮改新帳  
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  
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  
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  
指帶刁宿衛從事獨賢周庐徵巡靡國不到經涉



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日門  
之婚媾辨諛夫之媒藥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  
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  
之親由瓜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  
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  
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  
每以 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  
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  
所矣恭惟河澗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群從仁卹嫻  
時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

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若件右積累之舊命  
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  
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自祖父雲自  
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珙曰瓚瓚之  
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休  
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  
以貲權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閔  
西鄉之士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開出  
入遊觀喪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  
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



子長敦字德厚季効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  
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  
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  
用達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  
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  
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  
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  
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  
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  
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

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諛辭折  
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  
高之世業華腴之奉贊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  
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  
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策慮  
幅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  
柔之際入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  
方隅交搆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  
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  
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



遺山文集卷之六 四  
若論列 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 上爲動  
容一言與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  
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  
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  
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  
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上傳當大  
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  
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  
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  
某行八子其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  
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會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  
幽燕之習魯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  
於幾年甫勝末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  
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  
肱心膂成躰而一穆陵無棟賜履而十命以南  
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  
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  
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巍峩奮無所階世  
尋丕祚公有自采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沂其



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  
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  
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十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  
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遺其魯佐陳玠李侃侯玘自曹南  
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京  
爰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焉藉先世  
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

之禮展省墳墓放之令甲諸仕及通賈屬與墓  
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  
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  
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之左  
曹之都司壬辰之園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  
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奴之幕客張子良  
由間道賁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  
國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較血誓爲勤  
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  
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闕百死乃



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  
座勞賜穀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  
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九繫之左曹者予  
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  
無以過嘖嘖稱歎卒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  
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  
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為時論所保  
在政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  
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為言蓋公頗知予而予

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  
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  
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  
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  
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  
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為課重惜物  
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湍間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  
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  
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  
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為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舡



後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日子明子明仕為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母妄殺以仁愛為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劊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與公以材選為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克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州隨為李敏所掾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趙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僧奴斫全營於鄆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間隨拜額



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  
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  
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  
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  
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貫斗極入稟其氣而生或客  
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履宏傑之士至  
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  
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徃徃而在蓋不至於人物  
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  
易間雖譜牒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

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愔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寇  
使大梁特製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  
况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  
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致論今古  
衣冠之整繫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永平禮法之舊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  
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  
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拓松文石龍蛇鬱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  
來歸大壽縣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



先秉心柔嘉播而獲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  
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  
奮而橫戈矯矯維公竒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  
功曰多夏寇黥髡劍佩魏莪食飽而颺誕爲盜  
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慙憤亡幾時化而蟲沙  
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詰闕拜章畏途存黍孰爲  
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  
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  
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  
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勅徹封國於趙子  
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  
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  
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  
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  
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  
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  
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  
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撈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



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  
被兵盜賊充斥玄為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  
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  
駭賊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  
託宿群不逞闖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  
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雉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  
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  
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  
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  
帥駉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

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  
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  
僑居亳州無復窺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  
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  
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  
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  
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  
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  
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



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  
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  
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  
金源陪塋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  
之某山副節度塋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邈在河外  
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  
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瀕城東  
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  
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叅某  
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婿世昌予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  
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  
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  
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  
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  
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  
以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  
守英官胡魯曾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  
江狀流王謀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



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  
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承嘗温序思歸睠  
言涕滂輻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  
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純袴冰霜惠  
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  
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厯  
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  
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傍

豐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秦曾大父

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  
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  
未仕而終次日元弼換遼官克尚書省譯史遷儀  
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言巡院興陵朝詔舉內  
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  
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  
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  
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為  
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前  
上欲擢為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



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  
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  
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  
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庶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  
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  
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  
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  
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  
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  
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求寧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  
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昂李澤州溫甫劉內  
翰光雨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  
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  
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  
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  
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  
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廢仕為太原文鈔庫使  
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廢試補刑部掾



自同州歸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負  
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  
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  
興祖以公歷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參佐顯  
祖未仕男孫九人口家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頤  
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  
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拊窀  
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  
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  
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

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倚碣石海濡唐風具存不為遼遷公生  
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  
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  
淪疾之深人合而天崑崗火炎之日樞負不指  
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  
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  
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所是惟良民吏之墓  
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辨就使可辨客軍皆有去心駟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訓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貧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



隲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師府檢法  
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  
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  
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  
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  
無少馱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  
無不盡在隲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寃不數  
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  
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  
度百出君區處餽饟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  
許之羊公肯和之叅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  
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  
舊時以書問及馬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  
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若此州與焉倅之良  
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  
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  
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  
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  
整肅有婦節之日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



陽子男有人長曰說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  
掾屬克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日仲  
或舉進士次日擇善棄家為黃冠次日仲文以君  
蔭補遙領而安軍節度副使次日仲器亦用蔭祗  
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廷為大官孫五人曰  
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裏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柩於郡北天澗南  
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泛事鄧州  
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為請  
仲文溫厚有緼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  
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慕郭氏世業淳  
雅晉人少見其比推寃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與  
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  
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  
昌神理孔章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明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  
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  
洎第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



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  
一述先德格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  
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致  
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  
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起靈  
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  
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  
木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  
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塋斬焉  
衰經中自誦佛書爲課迄于終制書動之間鮮不

如禮人以為難能大安初北部思兵選授昌平縣  
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古八民狼狽逃死隨  
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嘗只用者以鉅萬計  
姦人乘亂公爲攘斂同官亦挾其資而趨僕隸因  
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  
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  
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石河檄監漕事赴都  
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  
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  
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餼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



降怒其偃蹇不為屈欲兵之君益氣憤激義不受  
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荏原之先  
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駙都尉封榮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  
封榮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甚謹訓飭二女動  
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命不融與君同  
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  
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  
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八適十戶喬惟忠次適順天

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  
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  
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  
課斂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  
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  
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  
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  
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關無歸省  
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為嫌二女及筭州里  
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



女賢泚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  
皆開國勲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漢伯之  
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  
亂南渡君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  
訪及兵破河南張戾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  
梁者北歸令群從安居雞米之上歲時燕樂復見  
大門之舊雖出候息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  
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  
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  
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  
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  
重道遠毅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  
有徵千年華衮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  
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watermark.





書